

把浪漫写进对世界的追问里

最近重读宋词,偶然又翻到了辛弃疾那首《木兰花慢·可怜今夕月》。不在中秋,亦无月色相伴,只是在寻常夜晚的灯下默读,却忽然被一种干净又辽阔的浪漫轻轻打动。

这首词的由来,带着几分诗意与雅趣。据说某夜,辛弃疾与友人饮酒赏月,席间有人叹道,古往今来多是写等待月亮,却少见有人写“送月”。一句闲谈,触动了这位词人。他未借月抒怀,也未写人间悲欢,而是效仿屈原的《天问》,对月接连抛出一连串天真而赤诚的问题。

今夜明月如此动人,它默默西沉,究竟要去往何方?是不是在我们看不见的世界另一端,正有人刚刚看见它从东方升起?这轮明月如飞天明镜,无枝可依,是谁将它悬于天际?广寒深处的嫦娥,不曾婚嫁,又是谁将她静静地留在月宫?

读完的一瞬间我就被这首词的浪漫所触动了,辛弃疾是“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”的英雄,而在这首词里,他卸下了所有的锋芒,变回一个愿意抬头仰望、天真发问的人。他不把月亮当风景、当抒情的工具。他真的在乎:月



亮去哪儿了?她还好吗?月亮上的小动物安不安全?

合上书,我忽然想起之前的一件小事。那天讲到有关影子的课文,我正带着孩子们认读词句,一个平时安静内敛的男孩,忽然轻轻地举起了手。他站起来轻声问:“老师,影子一直跟着我们,那它会不会累呢?”一个简单到近乎天真的问题,忽然让我愣住了。

我没有立刻给出答案,也不想轻轻带过,而是认真地说:“你这个问题,老师也从来没有想过。我们一起想一想好不好?”

我问孩子们:“影子从天亮陪

我们到天黑,它要跟着我们走、跟着我们跑、跟着我们弯腰。如果换作是我们,一直这样陪着一个人会不会累?”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。有人说:“影子肯定很累,所以它晚上躲起来睡觉。”有人说:“影子不睡觉,它要陪着月亮一起值班。”还有人轻声说:“影子不会累,因为它喜欢我们。”我看着他们认真讨论的模样,心里忽然变得很软。一个孩子的好奇点亮了整个教室的想象。而我也在那一刻,被重新拉回到了对世界最朴素、最浪漫的思考里。

后来我常常想起那个瞬间。辛弃疾问月,问的是天外何处、玉殿安否。孩子问影,问的是它是否疲惫、是否孤单。一个问向苍穹,一个问向脚下,却都是同样赤诚、同样充满诗意的追问。我想,真正的好奇,不一定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拗,也可以是愿意对习以为常的世界,多一份观察、多一份温柔、多一份不曾麻木的心动。

愿我们都能像辛弃疾一样,也像那个孩子一样,永葆对世界的好奇与探索,永远愿意,为一轮月、一个影子、一段寻常时光,停下脚步,认真发问,把浪漫写进对世界的追问里。

胡可艺

一纸诗书 消溽暑

天热得紧,坐着不动,汗珠子也从额头上往下滚。我有个习惯,天热了就写字。铺一张毛边纸,倒一点墨汁,拿那支用了多年的狼毫笔,随便写写。

铺开纸,我先写高骈的《山亭夏日》:“绿树阴浓夏日长,楼台倒影入池塘。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

写着写着,汗还是流,可心里不那么烦了。墨汁里透着一股胶味,纸是糙的,笔是软的,这些触感把人的注意力从天气上移开了。我写一首,歇一歇,喝口茶。茶是凉的,苦中带甜。蝉还在叫,可我已经不觉得是噪音了。它们是夏天的鼓手,敲着永远不停歇的鼓点。我写字,是给这鼓点配一段安静的旋律。

吃晚饭的时候,雨忽然来了,窗外雨声潺潺,屋里墨香淡淡。这个夏天,有诗,有字,有雨,就算热,也热得值了。

丁嘉锐

未破壳的向往

六岁盛夏的午后,母亲讲完爱迪生孵小鸡的故事,我满心好奇却得不到答案。

等父母上班,我偷偷拿出鸡蛋趴在身上尝试,许久不见动静,竟以为是鸡蛋温度太低,还暗自为自己的发现欣喜。次日我裹上三层毛巾被保温,趴在鸡蛋上静静等候。临近中午父母提前回家,少掉的鸡蛋暴露了我的实验。听完我的想法,父母笑着告诉我,人无法孵出小鸡。我不肯罢休,又把家里的兔子小白按住,让它趴在裹好的鸡蛋上,折腾半天依旧无果。

入学后课堂知识才解开我的疑惑,这件趣事便藏在了心底。后来课间闲聊,我发现不少同学都模仿过爱迪生,瞬间不再觉得自己孤单。原来每个孩童都曾笨拙地守护过一枚鸡蛋,我们终究没能孵出小鸡,却在天真的探索里,点亮了独属于童年的浪漫想象力。

商艺

浅夏流云

欧兢兢

在浅夏温柔的怀抱里
阳光轻洒,似金色的纱衣
我与你

曾像两片倔强的云
在生活的天空,
各执一方互不相让
争吵如雷划破宁静的苍穹
愤怒似电刺痛彼此的心房
可当目光偶然交汇

那深藏的爱,
如暖流在心底流淌
看那天空中的流云
悠悠飘荡自在又安详
它们时而相聚,时而分散
却始终在同一片天空守望
我轻轻走向你,伸出手
你也缓缓靠近,眼含柔光

浅夏的风
吹散所有的过往
让我们如这浅夏的流云
不再争斗,不再彷徨
在爱的天空里携手翱翔
用温暖把未来的日子照亮

畦半角 豆一棚

前几天,同事老范神秘兮兮地给我看了一张照片。只见满屏绿意扑面而来,几根银色钢管插得整整齐齐,四季豆细细藤蔓绕上去,嫩叶子东一簇西一簇地铺开。一颗颗四季豆垂落下来,像一串串翠绿的风铃挂满了架子。那些大个子,神气活现地挂在藤枝上荡来晃去;还有几个胖得跟小冬瓜似的,把藤蔓都压弯了腰,热热闹闹的丰收景象。老范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:“每天回家看见这一小片绿,蹲那儿摸摸豆子,心里头那点烦躁全散了。”我忽然明白了,写字楼里困久了,谁心底没攒着一小块想种点什么的念想呢。

老范这方寸阳台上的绿意,让我想起电视剧《小巷人家》里的小菜园。宋莹和黄玲两家为了省钱,硬是在院落一角开辟出一块地。两个男人,竹竿搭竹竿,叮叮当当忙活了一下午,搭出个歪歪扭扭的架子。入夏后,绿色的藤蔓悄然爬满了架子,垂挂下一条条蜿蜒如蛇、缀着白斑的瓜。黄玲看着这满藤的蛇瓜,眼睛都乐得眯起来。夏

天藤蔓长得密实,傍晚夕阳斜照,两家人把小饭桌搬到院子里,边扒拉米饭边拍蚊子。这块巴掌大的菜园,让日子过得没那么紧,也让院子里一年到头有了点盼头。

把种菜这件事再往慢里过,大概就成了《人生果实》里那对老夫妻的样子。菜园不大,但整整齐齐,种了几十种菜和水果。阳光灿烂的午后,丈夫蹲在菜畦边,手里捏着一支旧刷子。他眯起眼睛,对着阳光端详木牌上刚刷的黄色漆,妻子站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儿,弯下腰,挎着竹篮,挨个瞅过去。看见一根黄瓜长得正好,她轻轻一拧,黄瓜就落进掌心。这些东西拎回厨房,做成果酱,烤成蛋糕,端上餐桌变成热乎乎的一日三餐。风吹落叶,落叶沤肥,肥又养出新菜。生命就在那一方小小的天地里,温情地转着圈。

畦半角,豆一棚,不过只是几根藤蔓、一把泥土的事。可就是这点微不足道的绿意,让人在忙碌的间隙里,能踏踏实实地喘口气。

李玉婷